

馬凱碩看中國

重新整理自：《亞洲的 21 世紀》，馬凱碩(新加坡 Kishore Mahbubani)著，原著 2022 年 1 月出版。

繁體中文版，三聯書店，2024。

馬凱碩接受德國時代周刊記者的訪談，回答了一些與中國有關的問題，並提出了他的看法。

問題：在過去幾十年裡，西方一直與中國保持著密切接觸，寄望方互惠互利，使民主能夠在中國發芽，可是，這種結果並沒有出現。西方過去與中國建立密切關係是愚蠢之舉嗎？

馬凱碩：當然不是。西方實際上已經成功實現了對中國的許多關鍵目標。只要看看中國是這 40 年來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，唯一沒有發動過戰爭的國家，就反映了這個事實。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，是當代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。

問題：2001 年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不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？人們原本是期望通過貿易改變中國，然而，中國卻只享受了貿易帶來的好處，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總量從 8% 增加到了 19%，美國則下降到 15%、歐洲下降到了 16%。這不是一個公平的競爭，我們認為中國從未接受以互惠為指導的自由開放市場規則。

馬凱碩：歷史上，中國和印度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，歐美則是在近 200 年來才出現經濟騰飛。1960 年，占世界人口不到 5% 的美國，在全球 GDP 總量中占比高達 50%，這種情形是不是該結束了？你也看到了，正是因中國生產的廉價產品，才使歐美民眾能維持生活水平。這不該定性為獨裁國家和民主國家之爭，我認為這只是在見證中華文明的回歸。美國對中國發起的非理性、情緒化的地緣政治挑戰是不明智的。一個建國不足 250 年的國家，竟然期待改變像中國這樣一個擁有 5000 年歷史的國家，還認為應該採用西方國家的模式，這樣的假設是傲慢的！

問題：區分自由社會與不自由社會並非出自傲慢。您似乎把民主和獨裁放在了同一個道德層面上。

馬凱碩：我想說的是：應該尊重各國的選擇。如今，自由已經在中國發展起來了，1980 年我第一次去中國時，中國人的穿著、住房、工作都不能選擇，

今天都可以了，甚至還可以自由旅行。如果中國確實是一個黑暗的、被壓迫的國度，為什麼每年會有 1.3 億遊客出國旅遊後，都自願的回國？近百年來受盡了西方蹂躪、屈辱的中國人民，尊重和支持他們的政府，現在是中國變得強大了，你們卻來問為什麼不對政治進行改革？

問題：中國的經濟增長確實取得了難以令人置信的成功，但我很確定，中國模式不可能出口到歐洲，因為人們都想在一個開放社會裡過自由的生活。

馬凱碩：我可以向你保證，在一個開放的社會裡，中國人不會剝奪你認為的自由生活方式。

問題：美、歐都在宣稱要與中國脫鉤，或者說減少依賴，希望中國遵守的原則同樣適用於中國公司。

馬凱碩：在 70 多億世界人口中，12%的人口生活在西方，88%的人口生活在西方以外的國家。這意味著，無論哪個西方國家決定與中國脫鉤，那麼該國就是在與世界其他國家脫鉤。世界各國的政府不是都在致力於改善人民的生活、提升人民的福祉、尋找可靠的合作伙伴，以實現自身的發展目標？你說得很對，我們確實必須為各方制定明確的規則，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。

問題：在您看來，中國歷來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，為此擔心是杞人憂天。但今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，刪除了「和平統一台灣」中的「和平」一詞。另外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也不太在意國際規則，習主席似乎也在以一種相當有力的方式推動中國的崛起。

馬凱碩：從地緣政治角逐的歷史告訴我們，根本不存在所謂仁慈的超級大國。但迄今為止，中國表現出來的是非凡的戰略克制力。如果中國要採用軍事手段，是不是可以毫無問題的在 24 小時之內拿下南海諸島？但事實上，中國並沒有這麼做。

問題：中國之所以沒有訴諸武力，是因為它明白現代戰爭依靠的不是炸彈和士兵，而是商業力量和數據。在這二方面，中國也是極具攻擊性。你對澳大利亞正面臨中國的經濟制裁、荷蘭和瑞典在批評中國後也受到了來自北京的壓力，有何建議？

馬凱碩：借助經濟實力來達到地緣政治目標的行為並非始自中國，長期以來，美國不是一直在這麼做嗎？澳大利亞應學會適應新的現實，因為它的鄰居有 40 億亞洲人。當初，美國崛起時在中美洲扶持傀儡政府，使中美洲各國不得

不進行調整。因此，我對於中小型國家的建議是：當新的超級大國出現時，我們必須學著適應和自我調整。

問題：德國和歐洲有一定的政治優勢條件，在中美新一輪的競爭中，應該如何自我定位？

馬凱碩：對歐洲來說，最佳的選擇是做自己的主人。只要自己足夠強大，歐洲就不必做任何人的附庸。我發現，在諸如聯合國等多邊機構中，歐洲實際上一直不願意站出來告訴美國：加強「全球規則」能使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共同受益。我不理解歐洲為什麼不這麼做？

問題：你為何對中國會遵守多邊規則抱有希望？因為事實並非如此。

馬凱碩：美國自創了「美國例外論」，中國也可以這麼做。但是，如果你制定出將使各國共同受益的多邊規則，我預測中國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遵守相關規則。

問題：從長遠來看，異質競爭要比同質壟斷更具生命力。在未來的幾十年裡，不知自由和公平的競爭原則是否仍然盛行。以人工智能為例，中國在該領域的處境要比美國歐洲好得多，因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監管框架驅動的，中國並沒有關於隱私或數據所有權的限制，唯一的監管原則就是要服務於國家的整體發展，該如何應對這種不公平的優勢？

馬凱碩：我認為歐洲已經足夠成熟，可以明確告訴美國和中國：你們如果想發展人工智能，就必須基於相關規則，世界上其他國家會信任歐洲的。這很重要，因為歐洲沒有專制的議程。

問題：回看百年歷史，當英德兩國爭霸時，「全球化 1.0」時代終結；當中美兩國捲入懲罰性關稅在內的貿易戰，是否擔心「全球化 2.0」時代的終結？

馬凱碩：我很看好全球化的未來。亞洲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聚集地，我也深知他們的願望：過上與許多西方人一樣的舒適生活。新冠疫情結束以後，大家都可以再次隨心所欲的到各地旅行，全球化將以勢不可擋之勢捲土重來，「全球化 3.0」的時代就要來了！

感想：

你認為馬凱碩是在為中國辯護嗎？我想他自己不會認為如此。他只是一個

印度裔的新加坡人，站在旁觀者的立場陳述他看到的事實，沒有動機也沒有必要為誰說話。

由對話的記錄看起來，記者在提問題時的立場並不是客觀中立的，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到他存在有先見為主、自認優越、態度傲慢、或有明顯的誘導性用詞，這是許多西方記者習慣而不自知的。我們不禁要問，自己看得出來或感覺得到嗎？我們自己明明不是白人，但是會不會也是和白人一樣的觀點來看待國際情勢？為什麼會這樣？

再看看馬凱碩是如何應對的，就可以從中學到很多。